

不久前,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学会为到访的中国博物馆专家们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偶然结识了柯珠恩女士。相互介绍后,柯珠恩告诉我: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美术馆正举行一场中国现代美术展,并递给我展览的目录。

翻开印刷精美的目录,我顿时被刘海粟的《松树》、叶浅予的《拉萨舞步》、陈家泠的《荷》、宋文治的《黄山》等作品所吸引。而真正让我对柯珠恩产生兴趣的是,这些参展的30多件中国现代美术作品,全部来自柯珠恩和她的丈夫科恩教授的私人收藏。最近,他们夫妇将这些珍藏多年的作品全部赠送给柯珠恩的母校——史密斯学院美术馆永久收藏。此次展览正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这一善举而举办的。

交谈中我得知,柯珠恩是一位美术史学家兼摄影师。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却对中国艺术有着长久的深厚感情。早在1960年她就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美术史。那时候,虽然美中两国还互不来往,但美国一些博物馆里的中国传统艺术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柯珠恩。同时,她也渴望了解中国的现代美术,甚至梦想到中国去亲眼看看那里的艺术景象。直到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后不久,



丹青之缘

胡盛梅

柯珠恩有幸随当时仍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丈夫科恩到访中国,有机会在中国欣赏到了中国的现代艺术。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柯珠恩成了中国的常客,还在北京住过两年。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她的丈夫科恩教授忙于讲学,她则忙于研究中国的绘画艺术。她到过中国许多地方,走访了许多画家,深为这些画家们的精湛技艺和纯朴气质所打动。她感慨地告诉我,中国的很多画家尽管绘画技艺精湛无比,但待人谦和,对待她这位中国绘画的热爱者是那样热情和宽厚。她的很多珍贵藏画都是画家们赠送的。

柯珠恩想把中国的现代绘画和画家们介绍到美国。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现

代绘画在美国几乎无人问津,她却坚信这些艺术作品会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欣赏。1982年,在母校史密斯学院美术馆,她第一次组织举办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让美国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中国的现代绘画艺术。除了多次在美国组织举办中国绘画展,柯珠恩还于1985年参与筹划了一项富有意义的活动,即在北京展出一组关于纽约的摄影作品,让北京人了解纽约的市民及市容,藉此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艺术交流和相互了解。

柯珠恩崇尚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同时也赞赏中国画家对中国画的创作所做的创新,包括绘画的媒介、技巧和构思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埃尔金”是苏格兰东北部一座小城的名字,19世纪因其成为两个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恶名的人的代称,而逐渐为人知晓。

17世纪中叶之前的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的王国。1633年6月,这个王国设立“埃尔金伯爵”贵族封号,并将其颁赏给声名显赫的布鲁斯家族。苏格兰于1654年并入英国之后,这一封号保留下来。370多年来,布鲁斯家族承袭这一封号的共有11人,其中广为人知者,一是劫掠希腊帕特农神庙的第七代传人托马斯·布鲁斯,二是火烧中国圆明园的第八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

托马斯·布鲁斯生于1766年,5岁承继爵位,被尊称为埃尔金。长大后,埃尔金先是从军,官至上将;后转行搞外交,1799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他酷爱文物,结婚时曾向新娘许诺,为她在封地修建一座豪宅,用古希腊文物来装饰。因此,他把出使东方视为践行自己诺言的好机会。希腊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最好的文物大多集中在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埃尔金一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就展开活动,最后买通刚上任的帝国首席大臣,得到一纸“接近”神庙的特许证。他于是雇用300多名工匠,一年之内就将神庙近60%的雕塑都拆卸下来。1803年,他命下属将这些石雕装了满满200箱,利用英国皇家舰只运往伦敦。

埃尔金3年后回到伦敦,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打击。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瘟疫中失去鼻子,脸颊也受损。这不但促使年轻的妻子弃他而去,也断送了他的外交生涯和在贵族院的席位。他不得不放弃将石雕运往封地装饰私宅的打算,开始在金钱上打主意。1816年,他提出以7424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英国政府。英国议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过审议,确认这些石雕是“古代艺术中真正一流的珍品”,出价3.5万英镑收购,交大英博物馆收藏。从此,希腊人民用辛劳和智慧创造的艺术品就成为大英博物馆“最值得骄傲的展品”,并以他的爵号命名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塑”。

历史耻辱柱上两伯爵

高秋福

对埃尔金的所作所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严词谴责:“连野蛮人都手下留情的东西,竟让这个苏格兰人给破坏了!”

1841年埃尔金去世。爵位被其儿子詹姆斯·布鲁斯继承。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提到的“额尔金”。

额尔金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担任过英属牙买加、北美、印度等地总督。1857年3月,他出任英国驻中国的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远东。12月,他指挥英法联军攻打并占领广州。次年5月,又率领英法联军北上,炮击大沽口,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此后,他“荣归故里”,担任邮政大臣。

为进一步制服清廷,英国于1860年2月派遣额尔金以公使身份重返中国。他统领英军,连同法军于8月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城。10月13日攻入北京城。额尔金知道圆明园是一座举世罕见的皇家园林,进入北京城之前就骑马前去察看,玩赏之余,与法军头目“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从10月7日起,英法联军争相动手劫掠。几天之内,园内的黄金、白银、瓷器、刺绣、书画等就被洗劫一空。这些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珍宝,成为英法联军的“战利品”,

有的被拍卖,有的进献给英法两国帝王,有的则辗转流落到欧洲各大博物馆。

1860年10月18日,额尔金借口清军虐待英军战俘,断然下令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大火连烧三天,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皇家宫苑立即化为废墟。随后额尔金和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又胁迫清朝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额尔金的父亲通过贿赂和欺诈手段得到帕特农石雕;而他对圆明园,先是武力抢劫,而后一把火将搬不走的全部烧掉。对这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灾难,法国大作家雨果曾悲愤地写道:“我们号称自己是文明人,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所干的好事。”不少有良知的英国人也认为,这个一向道貌岸然的伯爵“未免太野蛮”。如果拜伦在世,肯定会对他做出更为严厉的道德批判。



近日在柏林举行的包豪斯建筑艺术展上,瑞士艺术家的别致作品《火之塔》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新华社/路透

国际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交通,从娃娃抓起

陈斐华

我是一名交警,在巴西圣保罗游览时,出于职业习惯,非常留意当地的交通状况。

圣保罗是一个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虽然车辆很多,但在这里,我几乎没有看到大面积的交通堵塞。细心观察后我发现,这里拥有完善的路网和科学的交通组织管理。在圣保罗市区,道路支线和干线纵横交错,形成网格状。为了缓解压力、防止拥堵,90%以上的道路采取了单向行驶。这样,虽然机动车流量大,高峰期行车速度较慢,但交通流量能够循环起来,整个城市的交通始终呈现着井然有序的运行状态。

大街上,人们都能严格按照交通标志和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遇有行人横穿道路时,车辆便主动减速停车,示意行人先行。正是这种文明礼让,使圣保罗的交通忙而不乱,很少发生交通事故。

那天下午,表哥驾车带我到学校去接上小学三年级的侄子回家。路过一个需要并道的路口时,虽然路上车子很多,但总觉得车辆通行很有秩序。我正诧异,小侄子发话了:“叔叔,在我们这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遇到并道时,两个车道轮流依次各走一辆车,这样就不会出现争道抢行的现象。”

当我惊异于侄子的交通知识时,表哥告诉我,圣保罗交通局建有专门的少儿交通安全培训学校,教学区内张贴交通安全宣传画,设有专门的道路和路口,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等。警察会定期对中小学校的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在街头一些开放式的儿童乐园中,也设置了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信号,让孩子们在游戏的同时,耳濡目染,自觉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看来,交通从娃娃抓起,也是圣保罗交通顺畅的一大法宝啊!

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好去处。由于没有灌木丛遮挡,视野开阔,游人坐在越野敞篷车上,便可将美丽的马赛马拉大草原尽收眼底。优雅的长颈鹿、慵懒的狮子、笨拙的犀牛、敏捷的猎豹、警觉的角马、凶狠的斑点鬣狗……透着薄雾的晨曦中,这些通常只能在电视中目睹尊容的动物,竟然大摇大摆地从你身旁经过。

正当我陶醉于东非大草原的美景中时,万绿丛中一点红色映入眼帘,渐渐地,那点状的红色变成了模糊的人影,那是一位披着红色毛毯的牧人,数百头正在悠闲吃草的牛围在他身边,而此时,更远处可能就有虎视眈眈的狮子正窥视着牧人和牛群,单枪匹马的牧人难道不害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是马赛人。

生活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马赛人是非洲大地上最著名的土著民族之一,他们身着鲜艳的红衣,手持棍棒和长矛在东非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整日与狮子、猎豹、大象和犀牛等野生动物为伍,不但来去自如,甚至连狮子见了他们也要“退避三舍”。

骁勇善战的马赛人是名副其实的斗士。30多岁的马赛小伙子萨缪尔是一家旅馆的经理,个头不高,却很结实,虽然他待客彬彬有礼,但从他的目光中,仍能隐隐感到阵阵的寒意。不过萨缪尔说,马赛人从没有意欲杀狮子,平时对狮子敬而远之,对正在哺乳期的母狮尤其爱护有加,所以很少听说有马赛人遭遇狮子的袭击。马赛人与草原上的猛兽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数百年来始终与它们和睦相处。

马赛人的村庄都不大,一般是由一圈土坯墙围起,低矮的房屋靠墙而立,中间空地用来晚上圈牛。盖房垒墙的活儿都由马赛妇女们干,男人们只管放牛和打仗。当我走进马赛人居住的村庄时,立即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新

马赛人——与狮共舞数百年

李锋



马赛人常年与东非大草原上的猛兽为伍,是名副其实的斗士。

李锋摄

鲜牛粪的气息,衣衫不整的孩子们坐在地上瞪大眼睛盯着突然到来的陌生客人,浑身披挂串珠和项圈的马赛妇女跳起了传统舞蹈,光秃秃的头顶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而马赛男人的头上却梳着无数根小辫儿。凡去过肯尼亚的人可能都听到过这样的传闻: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马赛人需要经常跳起来看前方有没有狮子,久而久之,他们的腿越来越长,个子也越来越高。我无法考证这种说法的科学性,但是马赛人高大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村子里住的男子大都长腿膀长腿,身高很少有低于1.8米的,连妇女们的个头都在1.7米左右。马赛人善于跳跃也是事实,至今在他们的传统舞蹈中,腾空跃起仍是标志性的动作。

大小透明

李文政



加拿大行政管理讲究创新,其中在网上公开官员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就是近年来的创新成果之一。这一做法不需要花费太大气力,也不必增加多少行政开支,更不用进行复杂的政策论证,只要在本部门网站上开辟一个专栏,将官员的差旅费和招待费的具体用途及数字公布,以便公众监督。花一次公款,就在网上公布一次,这种做法被民众诙谐地称之为“网上晒”。一个“晒”字,点出了“透明”的含义。

随意打开加拿大政府一个部门的网站,都会找到公布官员差旅费和招待费开支的“积极通报”专栏。比如加拿大外交部,它会把部长坎农及副部长、司局长等50多人的名单开列在那里,供人查阅。只要你点击坎农部长的名字,便会发现,他于5月8日到15日出访日本和中国的差旅费共花去11887.23加元,其间无招待费,开支用途说明:“出席日本外相、中国外长双边会谈”。该部长4月27日至30日出席北理事会会议,差旅费共计8715.66加元。其下属情况略举几例:1—6月,加驻德国大使招待费2.7万加元;驻法国大使招待费4.58万加元;驻日本大使6.1万加元;驻中国大使暂付阙如。在此期间,该部负责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招待费为1500加元,在开支用途栏内填写了“喝咖啡”和“吃甜点”等细目。

如果说外交部有其特殊性,那么再看看其他政府部门。工业部长克莱门蒂带去4个月差旅费开支1.5万加元,招待费为零。一位取级为部长助理的官员半年差旅费不过2000—3000加元,招待费为零。这位部长助理风趣地对笔者说:“把公家的客人请到家里招待,自己掏腰包,请老伴儿掌勺,省钱又亲切。否则,就会被在网上‘晒’了!”

上了网就有了一定的透明度,公开了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力。现在官员们都怕自己在网上出头,争取自己的开销比别人少,以树立廉洁形象,也有利于个人仕途的发展。

为了杜绝公款请客的铺张,加拿大政府还明文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客多在本部门内举行;如果确需在外面请客,费用以一般顾客在该饭店消费的平均数的1.5倍计算。招待的目的性也必须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政府工作有利,要符合被招待者的身份和活动的性质。由此可见,加拿大政府对高级官员的差旅费和招待费使用的规定是较为严格而明晰的。

加拿大政府的此项改革始于2004年。当时提出“小政府”目标,目的是尽量减少行政开支,加强官员的廉洁自律,并为此发布了“部长办公指导意见”、“招待条例”、“公出指导”等文件,详细规定官员出差和招待等费用开支的具体办法。

小“透明”的确产生了大效果,政府行政开支的科学有效管理,对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网上“晒”出来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开支,加拿大民众基本上是接受的,因此媒体在这方面的负面报道也很少。相比之下,民众关注更多的还是高官和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这也告诉人们,要维护吏治的廉洁,尚需要更多、更彻底的透明。

马赛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名称就源自马赛语,意为“凉水之城”,但他们同样会说斯瓦希里语和英语。一个英文名为约瑟夫的14岁马赛男孩儿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看一看,他家的房门低矮,猫腰才能进屋,据说这种设计是为了在敌人闯入时便于反击。房间内陈设极为简陋,两张床放置左右两边,一张供约瑟夫的爸爸使用,约瑟夫和妈妈及兄弟姐妹则挤在另一张床上。约瑟夫在学校里学习英文、自然科学和历史等课程,因此他的视野将远远超过终生放牧的父辈们。约瑟夫说他知道中国在亚洲,中国有成龙和李连杰,还知道中国的大城市有上海、北京……

部落人口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已经迫使一些马赛人放弃游牧,靠种地和养殖来维持生存。肯尼亚政府也积极鼓励马赛人过定居的生活,而定居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孩子们,他们由此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马赛人有给孩子扎耳朵眼的习俗,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加大饰物重量,耳洞也越来越大,甚至垂到肩膀。马赛人还习惯在孩子幼年时拔掉下齿两颗门牙。旅馆经理萨缪尔告诉我,拔牙时的痛苦让他永生难忘。但约瑟夫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承受那样的痛苦了,因为他已经是中学生了,在肯尼亚的学校里,这些有损健康的陈规陋习早已被严禁禁止。

随着经济的发展,马赛人的思想观念在发生着变化,部落成员结构也渐渐分化,越来越多的马赛人离开草原前往城市,活跃在肯尼亚的政界和工商界,肯尼亚前任和现任驻中国大使就都是马赛人。我问约瑟夫长大后还会不会去放牛,他很干脆地回答:“不会!我要上大学,在内罗毕找份工作,然后在那里买套大房子。”今天的马赛人已经离传统越来越远,并逐渐融入了五彩缤纷的现代社会。